

中华传奇丛书

狐仙故事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天狐诒书.....	(1)
打猎奇遇.....	(15)
汝州村女.....	(18)
聪明的狐女.....	(21)
慧 娘.....	(26)
赤蛇精.....	(32)
白蛇精.....	(35)
狐 精.....	(38)
鸡 精.....	(42)
虎 精.....	(44)
琴 精.....	(49)
鳖 精.....	(53)
猿 精.....	(58)
猴 精.....	(61)
狸 精.....	(65)
蛇 妖.....	(69)
鸟 怪.....	(72)
虾 怪.....	(75)
萧 公.....	(78)
任 氏.....	(84)

王老翁	(103)
王 度	(107)
赠仙草	(110)
假神仙大闹华光庙	(118)
封神榜故事	(128)
纣王选美	(128)
刀兵初起	(132)
一纸书罢兵戈	(135)
苏护献女	(139)
昏君无道造炮烙	(143)
皇后奇冤	(148)
太子蒙难	(153)
丞相殉国	(159)
燕山奇遇	(163)
西伯侯被囚	(166)
哪吒闹海	(172)
哪吒还身救父母	(177)
陈塘关恩怨	(183)
姜子牙下山	(190)
火烧琵琶精	(193)
蛇蝎坑宫女惨刑	(199)
妖女情仇	(101)
雷震子救父	(208)
姜子牙潘溪垂钓	(212)
文王求贤	(216)
比干掏心	(220)

黄飞虎反出朝歌	(226)
姜子牙兵冻岐山	(231)
闻太师出兵血战	(233)
闻仲命丧绝龙岭	(239)
智擒土行孙	(244)
殷洪下山	(248)
三教大会诛仙阵	(251)
余化龙死守潼关	(255)
子牙捉桃精柳怪	(259)
纣王自焚摘星楼	(265)

天狐诒书

唐朝玄宗年间，有一位青年，姓王名臣，长安人。略知书史，粗通文墨，好饮酒，善击剑，尤其擅长走马挟弹。他自小丧失父亲，母子们相依为命，长大后，娶了于氏作妻。王臣的同胞兄弟叫王宰，臂力过人，武艺出众，是羽林亲卫，还没有妻室儿女。这一家子很是富饶，童仆多人，安居乐业。

不想安禄山兵乱，潼关失守，皇上往西逃离长安；王宰随驾而去。王臣料想长安呆不住了，便丢弃房产，收拾些必备物品，带着母亲妻儿婢仆，去江南避难，就在杭州一个名叫小水湾的地方，置买田产，安顿了下来。

后来，他听说京城被收复，道路宁静，渐渐太平，便想先回长安寻访亲友，重新整理旧业，作好归乡的准备，再来江南接家人。告知母亲后，当天就收拾行李，只带了一个叫王福的家人，别了妻儿，由水路直到扬州码头上。

扬州在隋唐时称作江都，是江淮地区的要地，南北交通的枢纽，因而往来船只和人马多如蚂蚁，岸上居民稠密，做买卖的，挨挤不开，真是一派繁华的景象。

王臣离船登陆，打扮成军官模样，一路游山玩水，夜宿晓行。有一天，来到一个名叫樊川的地方，离都城长安已不远了。经过兵火交战之后，村野百姓都逃到远方去了，因而

一路没有人烟，行人也十分稀少。只见山峦围绕，树木阴森。

王臣贪看山林景致，就牵着马慢慢走。不觉天色渐渐晚了。忽然听见茂林中，好像有人说话声，便走近前去看。却原来不是人，而是两个野狐狸，靠在一株古树上，手拿一本书，指指点点，好像能读懂的样子，相对谈笑。

王臣见了，不觉想：这两个孽畜作什么怪！不知看的是什么书？先让他们吃我一弹。于是，拿起那水磨角靶弹弓，从袋中摸出弹子放上，拉成满弓，将弹子如流星般射了出去。

那两只野狐狸正在得意之时，不知道林外有人偷看。忽听得弓弦响，刚抬头观看，那弹子早已飞到，不偏不斜，正中拿书狐狸的左眼。那狐狸扔下书，失声嗥叫，忍痛而逃。另一个狐狸刚要去拾起书，被王臣又是一弹，打中左腮，只好松手，丢下书也嗥叫逃命。

王臣趁机纵马向前，叫王福拾起那书来看看，都是些蝌蚪大小的文字，一个也不认识。心中想道：“不知上面写的是什么语言。让我拿回去慢慢问。”随即把书藏到袖中，拨马出林，从大道往都城而去。

那时虽然已平息叛乱，仍不是十分太平，恐怕有奸细入京城探听，因而城门禁戒十分严紧，出入都要盘查，刚到晚上城门就关上了。

王臣抵达城下时正巧城门已关，只好投旅店安歇。到了店门口，主人家见他悬弓佩剑，军官打扮，不敢怠慢，上前相迎道：“长官请座。”便令店小二备茶递上。

王福把行李卸下，驮进店中。王臣道：“主人家，有好

房子开一间给我。”店主答道：“长官请只管拣中意的住就是了。”

王臣要了一间住房，收拾停当，便要了两角好酒，一盘牛肉，在外间坐下吃喝起来，王福则在旁斟酒。

吃过两三杯后，主人家便和王臣聊了起来，才知王臣的身世。原来两人还是同乡人，更是分外亲热，各诉流离之苦。

两人正说得热闹，忽然听到背后有人叫道：“主人家，有空房歇息吗？”主人家赶紧应道：“房屋尽有，不知客官有几位安歇？”来人答道：“只有我一人。”主人家见他只身一人，又没有行李，便不敢留他住，因为京城里有令，远近旅店，不许留住面生歹人，查出重治。

那人听说还有这种规定，答道：“主人家，原来你不认得我，我就是郭令公家丁胡二，因有事往樊川去，赶回时城门已关，只好借你的店住一宿，所以没有包裹。你如果不信，明天早上同我进城，问个明白。那管门的，谁个不认得我。”

这主人家被他把大帽儿一吓，便信以为真，说道：“老汉一时不晓得你是郭爷手下的，不要见怪，请里边房里去坐。”那人接着答道：“慢着，我肚里饿了，先要些酒饭吃了再进去休息不迟。”说罢，走进来，在王臣对面桌上坐下。

等店小二端上酒菜，王臣不觉抬头看那人，只见他把一只袖子遮住左眼，好像疼痛难忍的样子。

不想，那人也开口聊起来：“唉，我今天算是倒霉，遇着两个野狐狸在树林中打滚嗥叫，我赶上前要去捉它们，不

料绊了一跤，狐狸跑了，反在地上磕坏了眼睛。”主人接话道：“怪不得长官把袖子遮着眼睛。”

王臣一听那人说起林中那两只狐狸，便也顺口说道：“我今日在樊川过，也遇到两个狐狸。它们在林中看书，被我一弹打了拿书那狐的左眼，又一弹打中另一只的左腮，两只狐狸都扔下书逃跑了。所以只拿到一本书，没有捉住它们。”

那人和主人家都忙问：“野狐也会看书？这也太奇了。”那人又问：“那书上都写些什么？能借我看看吗？”王臣答道：“都是些异样的篆书，一字也看不懂。”便放下酒杯，向袖中去摸那本书来。

说时迟，那时快，手还没有到袖里时，不想主人家的小孙儿，年才五六岁，正走出来。小孩子家眼睛真尖，看见那人是个野狐狸，却叫不出来，忙奔向前指着那人对店主喊叫：

“老爹！怎么这个大野狐坐在这里，还不赶它！”

王臣一听，便省悟是打坏眼的野狐，急忙拔剑，照顶门就砍。那狐往后一躲，就地打个滚，露出原形，往外跑去。

王臣挥剑追赶了十数家门面，还是让野狐狸逃跑了，只得回来。

主人家点个灯火，同王福一齐来迎着王臣道：“饶了它的性命吧。这毛狐也挺奸巧，恐怕还要生计来要书。”

王臣道：“如果不是你那小孙儿看破，几乎被这孽畜骗了。今后要是有人用野狐的事来诱我，一定是这畜生。我就挥它一剑。”

左右客店住宿的客商听说有这等奇异的事，都出来询问。王臣答了一阵子，吃过晚饭，便到房中休息去了。

睡到三更时分，外边只听得一片打门叫喊声：“快把书还我！现在还来得及，还可以给你些报酬，晚了，以后发生的事，你可不要后悔。”

王臣听了，气忿不过，披衣起床，拔剑就想冲出去，可那大门已下了锁，怕叫主人家开门时惊动野狐狸，又会让它溜掉。只好仍回房中睡了。

那野狐狸喊了多时才离去。全店的人都听到了。到了第二天一大早，一起来劝王臣道：“这书既然看不出字，留它又有什么好处，不如还给那野狐。倘若真生出事来，懊悔都来不及啊！”

王臣是个倔强汉子，不听劝，仍带着书，吃了早饭，算还房钱，收拾行李，进城去了。

来到城里，只见屋宇残毁，人烟稀少，街市冷落，大非昔日光景。到了旧居看时，只有一片瓦砾。王臣见状，心里好凄惨。无处居住，只得找个地方安顿了行李，然后去访亲族，却也剩下没几家了。王臣的田产多亏乡亲照管，依然还在。于是谢过众人，买了一所房屋，制备起日用物品，把田园重新整治一新。

约莫过了两个月，王臣正要出门，只见一人从东而来，满身穿麻衣，肩上背个包裹，行履如飞，渐渐来到跟前。

王臣抬头看时，吃了一惊。这人不是别人，是家人王留儿。王臣急呼道：“王留儿，你从哪里来，怎么会是这种打扮？”王留儿应道：“原来官人住在这里！叫我找得发昏！有书信在这里，官人看后就知道了。”

王臣接过信来拆开细看。是母亲大人的手笔。上面写道：

“从你走后，就听说史思明再度叛乱。每天每夜都为你担忧，渐渐染上重病，医治无效。但愿你能操持家业，光宗耀祖，我也就放心离去了。只是我本不想葬于外地，又忧虑贼势正旺，恐怕京城不能像以前那样恢复起来了。不如弃下都城破残家业，来办丧事。江东田土丰腴，风俗醇美，开创很难，决不可轻废。等我尸骨入土之后，请你返回江东。待干戈宁静时，再慢慢图谋归乡。倘若违背我说的，在九泉之下，永不相见。”

王臣看完，放声痛哭：“原指望到京都重整家业，复归故乡，不想母亲反为我而忧死。早知如此，便不来了。后悔都来不及啊！”

哭了一会儿，王臣问王留儿道：“母亲临终，可还有别的话留下？”王留儿道：“只是再三叮嘱遵循遗愿，再也没有说什么。”王臣说道：“母亲遗命，岂敢违逆！何况长安战争还没有停息，江东还可以居住，弃了旧产也是有道理的。”

接着，急忙制办丧服，摆设灵位，一面派人往坟上收拾，一面求人把田宅变卖了。

王留儿住了两天，便准备返回，临出门前，又提醒王臣：“小人去了，官人也须作速处置快回。”王臣道：“我恨不得这时就飞到家，还用你提醒！”

王臣丧母的消息，亲戚们知道了都来吊唁，劝他不该把田产轻废。王臣因为是母亲的遗命，执意不听众人言语，心忙意乱，上好田产，都只卖得个半价。所有事情都办妥后，便打点行装，带领仆从离开长安，星夜兼程地往江东赶来，准备迎灵车安葬。

再说王臣的母亲和妻子，在家真的听说史思明又反，日夜忧虑王臣，懊悔放他出门。

过了两三月，一天，忽然看见家人来报，王福从京师捎信回家了，立即叫唤进屋来。

王福上前叩头，把书信递上。却见王福左眼损坏了。当时没有来得及详问，忙拆开信来看。上面写道：

“自从离开母亲大人，一路平安到达京都。现在查核旧业，幸亏一毫不废，已经整理好了。更可喜的是碰到了故友胡八判官，把我推荐到元丞相门下，颇得丞相的青睐、扶持，派至幽蓟上任，上任日期将近。特派王福迎接母亲及一家老小同去上任之处。接到书信后，立即把江东田产卖了，火速入京。恐有误任期。不再多写，就此。”

看完信，婆媳二人欣喜万分，这才问道：“王福，怎么会伤了眼睛？”

王福答道：“别提了。在牲口上打瞌睡，不想跌下来，磕伤了眼睛。”

“京都近来光景如何？亲戚们可都在吗？”

王福道：“满城残毁，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亲戚们杀的杀，逃的逃，也没剩几家了。只有我们家的田园屋宅还没有遭多大损失。恢复起来很快。”

婆媳听后更是喜悦。说道：“家业没有破废，王臣又得了官职，这都是天地祖宗保佑我们啊！真是感激不尽。”谢过，王妈妈又问王福：“那胡八判官是谁？从来没有听官人说过有姓胡做官的来往。”

王福忙接应：“~~哦~~是近日相识的。”几人询问了一阵便叫王福歇息去了。

到了第二天，王福说是要回去服侍官人，便先走了。王福走后，王妈妈就把田地屋舍，什物器皿，都变卖了，留下的衣被等能送人的也送了。然后雇下一只官船，择日起程，离开了杭州。

再说王臣，自从离开京都南下，兼程而行，没过几日，就已来到扬州码头上。把行李搬在客店里。吃过饭，叫王福到河边雇觅船只，自己坐在客店门口，守着行囊，观看往来船只。只见一只官船溯流而上，船头站着四五个人，喜笑歌唱，很是得意。

船渐渐靠近，王臣打眼一看，船上的不是别人，都是自己家人。王臣心中惊异道：“他们不在家中服侍，如何却在这只官船上？”又想到：“想必母亲大人去世后，他们又归从他人了。”正惊讶不解时，舱门帘儿开了，一个女子探头出来。王臣仔细观看，又是房中侍婢。连称：“奇怪！”刚欲询问，那船上家人却也看见王臣，齐声问道：“官人怎么也在这里？却怎么穿着这种衣服？”接着忙叫艄公拢船。

外面的声响，早已惊动了船舱里的王妈妈和媳妇，便也掀帘观看。王臣忽见母亲还在，急急把麻衣脱下，打开包裹，换了衣服巾帽，船上家人登岸相迎。

王臣上船来见母亲。一眼看见王留儿在船头上，便不问情由，揪住就打。王妈妈立刻出来阻止说道：“他又没有罪过，打他干什么？”

王臣放手上前拜道：“都是这狗奴才把母亲的书信送到京城，误传凶迅，陷儿于不孝！”

媳妇惊讶道：“他天天在家，何尝有书信差送京中！”王臣便把接到家中书信的前前后后告诉了大家。

全家人都大惊：“有这等奇异的事！哪里又有个王留儿？”连王留儿都笑起来说：“不要说小人到京，就是这个梦也不曾做过。”

王妈妈问：“你且拿出信来看看，可像我的字迹？”

“不像母亲字迹，我怎么肯信？”王臣边说边打开行李，取出信来看时，却是一幅白纸，哪有半个字影。王臣惊得目瞪口呆，只管将这纸来回翻看，嘴里禁不住说着：“奇怪，真奇怪，书信上写着这么多言语，如何竟变做一幅白纸？”

王妈妈听了不信，说道：“岂有此理！自从你出门之后，并没有书信往来。直到前天，你派王福来接我，才见你的信，后又令他回去捎信给你。如何有个假王留儿用假书哄你？如今却又说变了白纸！你从哪里学来的说这些鬼话骗人。”

王臣听母亲说王福曾回过家，更是惊骇，忙说：“王福在京都，和我一起起身到这里，何曾叫他捎书来接母亲？”

媳妇急忙说：“呀！这话愈加说得混帐了！前段时间王福送信到家，信上你说都中产业都在，又遇什么胡八判官，引到元丞相门下作了官，叫我们把江东田宅都卖了，火速入京，同去上任地方定居。所以我们才弃了江东家业，雇船入京。怎么说王福没回来呢？”

王臣惊得已摸不着头脑了。叹道：“我何曾有什么胡八判官引到丞相门下，上任官职？我又何曾写过那样的信给你们？”王妈妈惊坏了，忙叫：“难道王福也是假的，去叫他来问个明白。”

王福远远地跑来，也穿着凶衣。众人把手招唤他上船

来。王福认得是自家人，只是诧异：“他们怎么都在这里？走近船边，众人看时，吃惊不小，这王福与前日的不同，原先左眼已受伤，这日怎么那般快地两只大眼滴溜溜，恰如铜铃一般。都奇怪地问他。

王福听了气愤极了，骂道：“呸！你们的眼睛才瞎了呢。我什么时候回过家，又这般诅咒我。”家人越发奇怪，只好叫王福先脱下麻衣，去见王妈妈。不想，王福不信王妈妈还在，径直撞入舱来。

王臣看见王福仍披麻戴孝，喝骂道：“狗奴才，奶奶在这里，还不换了衣服来见！”王福慌忙退出船头，脱下，进舱叩见王妈妈。

王妈妈擦亮老眼，仔细看王福，也连称：“怪事！怪事！王福回家，左眼受伤已坏了，今日却安然无恙。估计那天送信的便不是王福了。”说罢，急去打开信来看时，也是一张白纸，没有一点墨迹。

此时，全家人都困惑，着慌。不知道假王留儿和王福是什么变的？也不知是什么缘故要哄骗两头把家业破毁？更害怕将来还会有什么变故。

王臣沉思凝想了半日，忽然想到假王福左眼是瞎的，恍然大悟，喊道：“对了，对了。原来是这畜性变法来作弄我。”于是，便把樊川打狐得书及以后发生的事告诉了家人。

众人一听原来是这么回事，都劝王臣把那书趁早还给野狐狸。王臣气得哪里肯还，咒道：“这畜性无礼，如今更是不该还它了！如果再来纠缠，把那祸种一把火烧了。”

事已至此，王臣只好带领家人先回江东，租下一些住

处，暂时安顿一下再作打算。

到了杭州，王臣同仆人们先上岸，收拾整理停当后，才接了母亲、妻子上岸进屋。邻家见王妈妈去而复返，很是纳闷，得知详情后，都以为是奇事，互相传说，嚷遍了半个杭州城。王臣则又恼又气，门也不出，在家愁思苦想。

一日，王臣正在堂中，督促家人收拾，只见外边一人走了进来，服饰整齐，威风凛凛。王臣仔细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同胞兄弟王宰。

当下王宰向前作揖道：“大哥别来无恙？”

王臣还个礼道：“贤弟，你怎么来了这里！”

王宰道：“兄弟到京回旧居时，听亲友们说，全家已向江东避难去了。因获悉大哥得知母亲病逝的消息后刚离开京城，我闻讯星夜赶来，问东问西，来到这里，母亲却也无恙，所以换了孝服才来拜访。怎么会找得这样破的屋住？”

王臣苦笑道：“一言难尽！待见过母亲，再跟你细说。”

王宰一一见过家人后，忙又问王臣家中发生了什么事。待听完王臣的叙述。王宰便数落起兄长来：“原来是这个缘故，这纯属你自找的。那狐自在林中看书，你是官道行路，两不妨碍，为何偏要打它？还要夺走它的书？到了客店中，它忍痛来要书，想必已万不得已，你还不罢休，拔剑就劈，到了夜间好言苦求，你又执意不肯。况且不识那书上的字，要它又有何用。惹下一身祸来，自认倒霉吧！”家人也附和着王宰说是。

王臣默然不语，心中好不耐烦。王宰接着道：“这书有多大？什么字体？”

“薄薄的一册，也不知什么字体，只是一个也不认

识。”王臣说。

王宰便要兄长拿出来看看是什么稀奇物。王妈妈也从傍催道：“正是，快拿出来给你兄弟看看，或许还能认识几个字。”王臣边答应边把书取出，递给了王宰。

王宰接过来，从前至后翻了翻，道：“这字果然稀罕！”随即站起身，走到堂中，问王臣道：“以前的假王留儿便是我。今日天书已还，不再来缠你了。请放心吧！”一头说，一头往外就奔。

王臣简直是怒发冲冠，急赶上前，大喝道：“大胆畜牲，又来骗我。哪里跑？”一把扯住衣裳，扯的力过猛，只听得刺喇一响，扯下了一幅衣裳。那妖狐索性把身一抖，卸下衣服，现出原形，向门外跑去。

王臣同家人一起追赶到街上，早已无影无踪。王臣一来被它破荡了家业，二来又被它数落一场，三来让它骗了书去，气得咬牙切齿，东张西望寻觅。只见一个瞎道人，站在对面檐下。王臣问道：“道人，可见到一只野狐跑到哪里去了？”瞎道人把手指道：“向东去了。”王臣同家人急忙往东追赶。还没跑多远，只听背后瞎道人叫道：“王臣，以前假王福就是我，令弟也在这里。”众人见喊，再反身追赶，两个野狐拿着书拔腿飞也似地跑了。

王臣刚奔到自己门口，王妈妈叫道：“去了这败家祸胎，已是安稳了。又赶它做什么！还不进来！”王臣忍着一肚子气，只得依了母亲，把仆人们也叫了回来。挨个拣起衣服一看，那狐丢下的服饰已变成了破芭蕉，烂荷叶，老松树皮等。这妖狐神通这般广大，王臣心中越想越恼，气出了一场病，连日卧床不起。

过了数日，又见一人走进家中，看时，却是二官人王宰，纱巾罗服，与前几天妖狐的打扮一模一样。众人只道又是假的，一起喊：“妖狐又来了。”各自去寻棍棒，拥上前乱打。王宰见状，莫名其妙，又喝不住，惹恼了性子，夺过棒来，打得众人四分五落，直打进堂里。

外边喧嚷，早已惊动王妈妈，急走出来，见众人又惊又慌地跑，又见王宰直冲跟前，叩拜道：“母亲，为什么这些泼男女把儿当做妖狐，还用棍棒乱打？”

王妈妈问道：“你真个是我儿吗？”

王宰应道：“儿是母亲生的，能有假！”

正说话间，外面七八个随从，抬着铺盖行李进来。全家人这才知道是真的二官人回来了。

王妈妈又把家中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说给王宰听。王宰惊骇道：“这么说来，我在蜀中，接到王福送来的书信，也是这狐作假的了？我随驾入蜀，分隶于剑南节度严武部下，得蒙厚爱，提拔为裨将。所以皇上归京时，我没有跟从回来。两月前，忽见王福捎来哥哥的信，说避难江东，不幸母亲去世，教儿速归，扶灵柩还乡。王福先行，我为此辞了本官，把许多东西都扔下了，轻装兼程赶来。才访至旧居，邻家指引来到这里，知道母亲没事，就又到船中换了丧服，前来拜见，正要试问哥哥为何拿凶信吓我，不想却有这等事。”说罢，便去行李中取出那封信，打开一看，也是一张白纸。

全家人又好笑，又好恼。王臣在床上得知，兄弟又被骗了，更是气得发昏。

王妈妈劝道：“这狐狸虽然作怪，却也使我们母子三人